兩朝從信錄

兩朝從信錄卷之二十二

秀水　沈國元述

四月

戒奏疏冗漫

原任總督楊述中回籍聽勘鎮道各官戴罪立功不得稱病推避于是御史張鏻上言今邊事之壞也大都始失于恩鉄太驟繼失于戴罪立功終失于回籍聽勘黔撫王三善以孤軍深入大方信陳其愚之詐降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受鎗落馬中道被執噫抑何其闇而蹤于計也三善之罪不待言矣獨一時總督鎮諸臣平日享

已蠢黔師之失著

國厚　恩則高牙大纛握符分閫儼然當軍旅之重寄倘
功成奏凱又將勒名鐘鼎叨榮封廕受不世之殊寵乃何
以大方深入之後二十日聲息不通前無偵探後無救援
又何以獨鬼蜂擁之時進不能摧鋒陷陣退又不能捐軀
赴難在楊述中以水火之見而成秦越之視在曾欽馬惘
紀律疏于平日臨難惟有退縮至張彥芳之托病規避罪
浮于二弁而尹伸輩之抱頭鼠竄亦何顏以見梁思泰方
明楨于地下哉試引遼事律之廣寧之敗王化貞孟浪起
釁其委任孫得功即信陳其愚之故智也其摩拳擦掌言
[illegible]縣大方之故智也況三善亂殺戎陣直搗虎巢一

旦變出意外，身爲囚虜，雖其輕敵致敗，功難償罪，然以視
化貞之望風奔逃者，亦微有間，乃化貞逮而熊廷弼有控
制無方之　言，今若三善被擄，而述中僅僅以削銜處，以
聽勘處，豈總督無控制之責耶，抑撫臣被執而督臣之控
制猶爲有方耶，不惟無以謝三善，且恐無以服天下之人
心矣，說者謂廣寧之敗，河西淪沒，今大方雖潰，猶未至斷
送封疆，述中之罪，似當別論，是不然，　天朝赫赫重臣，
俛首而受縛于苗夷，視喪師失地者，其辱同也，則其罪同
也，今新撫臣蔡復一此時計已入境受事，　皇上宜遣緹
騎逮述中而致之闕下，治以司寇之法，使貴陽士卒知神

機要所在不可不備

手旁觀者之終難逭夫三尺也必且誓竭頂踵以圖報復且使天下封疆之吏知戈矛起見者終以身膏斧鑕也其不洗滌腸胃以期報塞至鎮道諸臣臨難巳無固志後來安望效忠罪不容誅功何能立彼高出胡嘉棟等之覆轍具在胡不一併逮治以為保命全軀者之戒哉臣嘗慨年來貪懦成風誕謾相習小有功則晉秩錫廕昧心而冒上賞大有罪則議減議宥砚顏而偷餘息　封疆之外以欺罔為故套朝端之上以調停為忠厚藪罪二字視為護身之符聽勘二字冀同續命之丹

朝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盡上下相蒙養成頹鈍

刷心

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臣草疏甫畢閱邸報督臣楊遂中疏稱總兵馬熠病故張彥芳病勢危急萬無生理馬熠喪師失律死何足惜彥芳之病兵部原疏謂督臣屢疏無一言及本官之病其為托病可知又云怯敵之病貪生之病知有巳病而不知有 國之病今督臣稱其朝不保夕豈督臣驚悸之際心神憒亂代為遮飾抑彥芳自知難逃憲典憂懼成疾乎臣謂彥芳即真病亦宜令其駐省城調理毋遽聽回籍以遂規避之計嗟乎貴陽何地總兵何官彥芳以奄奄待斃之人當岌岌垂危之勢遂中早不具題請代至今黔事決裂而後奏 聞則遂中之昏庸怠玩此

亦其一矣。毋怪其坐視三善之困而不之救也。

烏師擒賊將又敗奴衆于高嶺沙松牌獻俘奏捷

賊將金重德原係反叛投夷千總金遇河之侄奴差往平虜於東歸路口把截癘民逞殺男女屍積如山偵事馳報毛鎮隨差出哨內丁把總王德等于三年十二月三十夜陣擒金重德把總詹大震頭詹二百總王金等共十六名

又于正月初三日發兵過江初八日將士王輔李維盛陳繼盛等與達奴鏖戰擒真夷頭目太奈斬獲殺馬騾械有差分別情罪輕重俘解首惡梟示賊黨其餘發島中屯用

舊歲秋末冬初奴屢謀叩關而屢為毛鎮掣制但餉櫃不備戰守為難故告急之文累報耳

禮部侍郎董其昌差竣復 命

上曰錄完邸報并選訂奏章多卷見纂輯勤勞送史館采

諷刺極微賞責以良心証印有不面然心跳者我人

用李維禎阮稱宿學史才即與推用

宜大巡按方大任陛辭奏討臣觀今日之世運亦可謂不平矣觀之天道則星變風霾觀之地道則震動坎陷逆騷南北夷虜狂逞而匪茹 都城內外劫殺橫行而莫制長此不已亂將焉極此誠卧薪嘗膽旦夕孳孳之時也我

皇上 朝講罔徹批答如流上既有精勤之主群臣當遷迅速竊行無斥 亦不可謂無任使之臣乃寧謐之休未臻傾危之象滋至此無異故臣嘗以爲世運有不平人心先受之人既不平世運轉受之今天下人心何如哉其卑者惟富貴之是求全不如有 國家其高者借功名以爲

媒究亦歸于富貴棄法紀而不問懸胸臆以徑行智可美也不羞鬼蜮之陰謀强可恃也輒係虎狼之爭攫集菀集枯筭計靡爽錙銖翻乎復手倏忽頓成雲雨名爲愛君則而所以庇身跡托愛 國而實則所以營家嘗試于清夜平旦之際妻子衾影之間自省自思自盟自誓果有一之無出于虛公而不稍倚于偏私者乎此皆人心之崎嶇險側變幻譸張臣雖不敢謂

朝廷之大忠賢之多人盡如是然而十有六七矣臣又思之其始也相師相推皆起于不自知蓋世運之所潛驅何敢以爲諸臣尤其終也相沿相習馴至于不可返即世運

之崎有象何敢不爲諸臣懼諺云君明臣良良也者自然

而然乎夷相率之謂也今之群臣果能于此不失則榮身

肥家之念自除爲　若爲　國之忱自切無委曲無偏徇

一人如是則一人之心平人人如是則人人之心平于心

爲良心于臣爲忠臣而由此以求平也世運亦必象之何

[illegible]滋之不可閒哉顧此非可以口舌辯

白非可以章疏披陳要在獨知獨覺處思之省之盟之誓

之而已伏乞

丞敕吏部爲之宣諭使其惕然悟翻然憤而

圖君之事實有勃力之人世運之平漸有可望之機矣臣

不肯輕言倘見人言之罪

在西台已兩年言事極少一則以暗昧鮮識無能別有窺見一則以忠讜已多不必勝為踈瀆而其最躊躇最斟酌而不敢輕發者恭賀見人心之不平縱有嘉謨嘉猷不過吻中之浮物紙上之具文言之未必用用之未必真祇存一段議論焉是以寧作寒蟬之譏不逐蜩螗之鳴而默默坐是也

擒獲能華會謀逆妖首金科馬永等

潛逆總督呂兆熊搜剿大受獎勵驕矜泰縱目□邪說橫行以來名理漸成名教不足以服其逆刑憲不足以懾其志固結日久逆黨日滋往往結黨聯群□不過一黃冠羽衣者流也一旦披猖于鄉黨郡邑之間以致村落皆墟烟燄斷環即抱戈者半載伏尸流血者萬數二百餘年來齊魯文物之區一大厄言之切齒及无何

而龍華妖黨有李英其人者發覺于滑邑妖言謗語令
游至金前督臣李奏正題請勘問時有梁魁王道言
丁選安支計畏恭多人臣蹟其根復奏仍必請大臣于
天下至今未輟方討大剿之後二三次等路歡毀鳥
散偷祝息于人間不意其若光念門窩眼稱擂江淮
間金利馬永陳朋滄貞張科揚言湯有楊文範泉餘與
未獲徐行等影響相關而江之南江之且前浙三吳以
久燕齊秦晉甚至餘散之下盤地不虞伏莽呼朋引
類斥地滿天妄意窺伺試度
聖朝可為貴裂髮指群北俱報德大寇下界真主出世
之言移山倒海剪紙成兵之術皇人自其有姓名馬兒
于肯直厚報聲息有神隱善走之人被惑愚民有至火
不終之舉飛奔滋州滑伏已潰覺犯京師之謀新從
已非設求又作安排行事之計托言稱勸妄稱出世神
通吳混過背面欲創翻造化王清水混水之段化非妖
南所之交通大于小支之結聚慝別六十二會分別四
十二天妖奇妖言為禍偽印符讖勘扎無一不具甚至
著川經卷騎嵩邪謀邊流竊源始于京師大奇人之傳
授證以路州五横山之衣鉢盤踞多年出沒莫能流播
不道之辭早犯無將之誅倘非發覺之早從此滋蔓難

圖脫拐竿斷木而起逆執事之類行脫生靈于鋒鏑乘少府之金錢尚安知其所終也聖明在御長恆妖氛叶跳于白日青天之下恐知驚電飛燄倏起倏滅無不敢否而纖芽恐蚤痛爲蟻一潰難支匹夫狂呼雲合响應則淮揚豫泗之間當不止百鄉滕嶧鄒之續者臣于去冬戴抄偶見地災告戒郡邑參有司雖頹敕之象逆知　天心仁愛須示以衣御之防而敝各屬申定保甲團練鄉兵修築城池整飭營伍以潛蔓孳乃不旬日而諸叛相率就縶是皆皇威有赫　宗社靈長咸道府縣同心共濟不爲亡羊補牢之後圖順消焦頭爛額之隱竊都淮揚兵備副使衣流般陽州海防兵備台參改郭士達訴州兵備左慈義聞十前寺調知製電遠括送古負學之兗求諮技鬼之富盡長淮安知府宋匯宵岌其刺厂歲任之刎惻防河徐祥之兗于錫語之浚梁學游河泰州知州興夢龍涂州知州謝于毅山陽知縣淙管與衣對知縣陳恆套五河知縣陝書學寶憩知縣司孔門裴安知縣陳焚琮秘授步略肯妖氣下際擾大澤之中撤厥淮慰陸風霄于宵征夜渡之際正與明自充事痡縈保安一方者合所賞行吏部紀錄壹次

歷濯行取以信
明古者也內知府宋瓛舜捷才維略甚識盡心見諭于
未萌成湯衣袽淺近簡窮其窟穴讞審于既獲無須鉏
萌始終畢吐其情形知縣孫學與發覺圖衍莫數多
其功尤在諸臣之上更宜破格優異以示激勸者也若
臣身任封疆賴東事共瀾消弭外不流取毒地方貽憂
宗社獲道畀戾幸矣何敢遽貪天功爲己力哉至于逆
黨之兇魁黨伏若分單之彰芳貫須有從頭搭貫多未
聞戢即嚴飭馬羽陣用等而供執亦不能脩斥水關逢
自難盡誅今因不敢得釋然亦不便遽捷沈法網發寬
人心不無驚惶不得不量開一面以示安撫之意查得
元惡大憝同逆踪于江淮者若徐行等數人檄行各道
密訪速緝務獲于省查單開有籍貫者亦已移咨南撫
臣及應天浙江宣府山東各撫臣多方緝捕其未有籍
貫者始附衣提被誘除黨脅首不問諭令悔過自新用
安反側之心也杜株連之擾諒亦
聖明所不靳也所有見獲金科馬永陳用沈貴張科楊
玄沈有叅龍揚文龍逆案照彰叅衙候市律有正條相
應具題除將該道呈送府縣抄錄妖書單揭另行齎送
兵部候查外伏候

之善後之大法

明旨或將金什等解赴
闕下聽法司明正典刑或行臣等按法究罪奏聞仍行
應天浙江直隸山東撫臣查照臣移咨妖黨姓名嚴行
緝拏正法庶　國法彰而人心儆其有造于
宗社生靈匪淺尠矣

蔡復一以總督兼巡撫貴州
賜專勅尚方劍

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朝鮮更立情實請
勅專使以重
冊典

朝鮮隔在海外其李琿之所以廢而李倧之所以立事
情重大難以遙度禮兵二部奉
旨詳議著官查明兵部欲行毛鎮訪確回報禮部猶以
封國大典廢立大故宜爲詳慎或未可以毛帥一言決
之也擬合一面移咨登撫一面扎付毛帥驗其劄遣的

當官員到彼詳加體察取有該國臣民公本回復錄并
撫臣具奏恭候
聖裁以重 朝體以恤小國誠便計也議上奉
旨依議行仍着勒限作速回奏部限本年閏十月 日復
咨札到院鎮發撫委加銜遊擊李惟棟往朝鮮會同毛
鎮差中軍參將陳繼盛行查會同文職陪臣領中樞
府事李光庭等三百一十七員武職陪臣知訓鍊院事
李守一等四百一十四員僉議得人之所以為人者以
其有人倫也人倫滅絕而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則
無復為人之理而其違禽獸不遠矣亦安能君國子民
而保
天子之寵命乎此廢君之所以自絕于天而一國臣民
之所以為嗣君請命者也何意 封典久稽資命遽下
舉國民情與望遑遑非不知
朝廷之視我邦有同內服咨訪周詳乃所以重其事也
但查以得實既實何查必欲無已則亦觀于天命之去
就人心之離合而已一則戕賊人倫而得罪于天。一則
扶植民彝而迓續天命此二者不待辨說而明若觀火
矣惟我昭敬王初無嫡嗣用與于光海君為後臨終末
命勉以忠孝而懃焉未幾背厥先訓不遵播棄黎老。舊

有任人不庸乃權寵夫學臣是崇是長逢惡濟慾不一
其途賴賞之行傳播中外爵杂于賞刑亂于齊賄據民
虐令增修宮苑策慫與從逆無虛日勝獄立誠茸制家
口濫刑炮烙法陛惟罪忠言逆耳輒加罪黜投界海裔
兇死是快嫌憤數戒稀戚儀幽囹冷宮穴通飲食晷
毋之父兄寘母之族黨甚至八歲之兒奪之于母懷而
殺之其他顯覆與刑毒痛生靈不可枚數而猶不以父
心為心終不以予道事毋其于父子之倫何如也
神宗皇帝臨御萬邦迄踰四紀惟我東藩臨承寵綏逮
于壬辰兵火最酷剪焉傾覆大邦是控下萬之衆前後
暴露百萬之帑指費斃措亨屯濟難振扶終始邦之克
世如木有孽今之生者衆敵之孤也光君當口誓教餘
豆工曰。
皇上之恩生死肉骨雖使鐵輪旋於頂上有不敢戰言
猗在川氣不絕護賢君教二
天朝潛與虜和渾河之役陰持將臣輕濟師期恣使我
土之爪士循帷終縮謀首波血沸齊如齒劉蕎兩師一一
非併命虜　國之人痛若刺心發君聞之悔莫之隱宜
川之聲潛卷斧裝獨墜臺兵生將叢獲送夾引入其迹
莫掩不懲厥罪猶獎其敘至如敘事陪臣貿戮之金監

事御史糾軍之弊後入內庭終不能糾賊民洞尊以國
汗取媚乞憐無所不至自知負罪必欲掩惡王人在
館另加遴護徒衆以衛之其貪慾禁貫斯以勞之其貪
陽以其他媿負
天朝觀望成敗非一二計而始不以父戒為念終不以
臣道事君其如君臣之倫果何如哉嗚呼父子君臣
綱常之重窮天地亘萬古而不泯苟或一日得罪于斯
則臣民匹婦猶不得保況為千乘之者乎其神怒人怨
衆叛親離而自底滅亡理所必至無足怪者所賴祖先
舊業幸有故托先君血肉莫甚于孫謀貽厥詒謀乃昭微
王第三子定遠君之長子也聰明通倫仁孝出天先君
撫愛屢加稱異隱隱有朝令聞彰天命人心默有所
屬如水就下莫之能禦耆老官遼忠臣義士大小軍民
不謀同辭乃于三月十三日相率而拜迎昭敬王妃于
幽閉之中恭承妃命俾之繼服國事是其術王正之名
而行大順之舉而非士之運而其廢絕之者其所以表
著天心維持人紀日月重明區域再造者於前往古則
可以無歉垂之來紀永世有辭今略言其初政則怡怡
愉愉奉養慈老日勤三問友睦親戚禮遇備至有同家
人在念廢君嬪御服食本無欠缺骨肉俱全其處義邪

反正之久，鄙民揮淚，泣事之初，即將抃燁鄭遵梟首境上，括据粮餉，以助消鎮之餉，省才典用，民隱是恤，輿情感悅。蒐兵索賦，敵愾禦侮，將士厲氣，其他立綱陳紀，興利除害，次第修舉，而風釆有立竣者矣。夫何一種流言詿誤聽聞，括如市之從者，曰稱兵諭闘，失火廊廡，焚毀撲滅者，曰焚燒宮室，承拜后之明命，從臣民之歸已者，曰篡逆，至于引用倭寇，縱猾投諸火之讀，尤不近理。又以不先稟　命為咎焉者，春秋之義，内有所承，然後上有所請。次第之間，理勢誠然。凡此數語，不待辨說而明矣。目今專价赴訴　朝議未准，強復行李，往復難期，黔虜何處江水已合，事機之變，急于呼吸，未知此何等機會，向等父象，而尚且遲疑不決，悞大事乎。伏乞備將小邦舉情，亟奏

朝廷速下。

冊命，不勝俟懇等情。呈復毛鎮，又據原委官陳繼盛、李惟棟口述，據你將逆忠順情狀，一一俱的，與本國臣民共結無異，隨具回文，并將鮮公本，一一道結，結狀四本，附原委官李惟棟親責回復，登撫衙門公本結狀附文內事理，細覈之維棟語言相符，隨具具奏。復云：彼國臣民之眾據稱已經三歲之久，迄無異言，人心所在，可

天命做歸

封除之典以不忝已者但

冊典宜重以

朝使則尊

舊章隆大典除之受

命而王也羕戴之恍將與莆備而同承矣

荏苒海國臣隱情形臣民若干多事而或撫其新主鎮

帥則其接濟而或强于扶國總未可知但必重之以查

勘明其人心之向背而後議封焉可謂得大體矣

奴賊攻旅順堡都司張盤大創之

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逆賊標掠恣逆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衆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貲益衆來攻盤以衆寡難敵預領兵出城伏于山間候其入城懈息已定伏兵闌之砲擊刀砍斬獲無數而器械銃砲俱擲棄而奔以兵少撲之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山海口偶有風損南船內有泡濕豆米一千餘石兵民性命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奴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狗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與衆議設伏南北

兩山夾攻之

虜大敗而去

刑科傅櫆奏邪臣比昵匪人把持朝政衆皆側目人有危心懇乞　立賜處分以銷隱憂以葆太和事職惟天地之大有鸞鳳則有鴟鴞有芝蘭則有荊棘雖極盛明之世安得有君子而無小人哉惟其位置不尊則其播惡不衆黨與不合則其虐焰不張故聖人作易既責君子以射隼之利又望之以獲狐之貞此所以謂之有憂患也職竊見憲臣左光斗科臣魏大中貌醜心險色取行違自命為血性男子人亦視為聰明丈夫然職久知其為匪類也今

皇上陽剛中正名碩畢舉奸回屏息二臣方斂其鱗甲戢

彼不乎、粉飾虛名、未敢顯然與清途相背、依附有道、夫豈公然與善類爲仇、乃久而不禁技癢、欲貌爲君子而不能欲不爲小人而不得、夫甚之而不顧名簡、遂反戈君子、而忍爲之、且呈身于小人而甘心矣、即如內閣中書汪文言者、非即經犯贓吏、奉

肯拿問漏網之汪守太乎、守太初充歙縣門役、役替充本縣庫胥、竊藏擬戍、營脫潛逃京師、遂交事內監王安、內外交通、事露擬配、人皆以爲失出、而且敢易改名字、營納今官、光斗身在憲府、不能追論、而且引爲腹心、大中職添詠垣、不行驅除、而且助其貲斧、自是脉胳潛通、机鋒済露、相

與搊搖部市攬泊升遷、一借權璫為名而群奸賀收其利、一借銓衡為市而端人反受其名、不惟使壘案之罪夫黜污禁近、而且令一時之士路盡出常蹊、甚至小人以從邪為得計、盡其伎倆、可以無所不至、君子亦以比匪為無傷、則其肝胆可以為所不為、世道凌夷、害且貽之于國、此臣所大恐也、是以臣不避兇鋒、請我

皇上大振乾剛、立褫光斗大中之職、以為人臣潛畜私人之戒、而汪文言即嚴行究處、以正其未盡之辜、職亦知光斗等平窟之兇善營、有足之處、不僅然憤積于中、義難緘嘿、但望

新寧清明孽孽消弭即諸奸剝刃于職職亦為世道并之矣奏入

詔下文言于獄令嚴訊之

左僉都御史左光斗上言刑科侍御謫臣及科臣魏大中一篇之中終不得其指歸着落何在倒戈于君子君子何人呈身于小人小人何人汪文言之昭雪者前司寇前總憲也其題授中書者今閣臣也臣不聞也臣于山人墨客絕跡無往還臣官階已崇不藉延譽何事引為腹心臣有以知樾之意矣樾之意不利于考功有鄒維璉不利于銓司有程國祥又不利于吏垣有魏大中一則逐之去一則

不欲其留一則不欲其到任而攙臣之稍稍持清議也則併欲羅于一網維建十八年砥礪臣雖未薦之為銓司亦嘗極稱其才品國祥二十年清冷臣曾隨閣部諸臣後繳訪單雖未嘗期其必用而不敢自昧其良心大中為人不可親疎臣與之落落而已凡此皆負海內之清望者也科臣何事而必欲與之為仇也豈其性與人殊也抑亦有神奸播弄捏造黑白簧鼓其間不覺目側而心危遂手忙而足亂耶人言科臣曾論清端大司農汪應蛟公論不許內求多于新安之人果爾是科臣一生與清人為難矣顧科臣之慎思之也臣待罪風紀揚清激濁自臣職掌人材進

退例得與聞何事攬泊如其納賄招權引用非類指有的實當明白糾參若其未也科臣失言矣以科臣之權力能使

朝廷不能用人銓司不敢就列首鼠不許到任把持

朝政者莫科臣若科臣又昂謁東廠理刑傅繼教為兄弟脉絡机鋒長安冷覷久矣窟穴深藏布置已定將用部輔忠陷毛士龍故事比暱匪人者莫科臣若名義至重鬼神難欺欲人勿知莫若勿為願科臣之慎持之也臣一官忝竊久思避賢且見人心日下清正難容義憤填胸生趣都盡何有一官伏乞

皇上、勅下九卿科道明白處分、宴見鄒維璉程國祥等

是否清品、科臣身處言路、不能獎恬長濁、為何掃除清流

顛倒 國是、仍乞將臣罷斥、以謝科臣、仍選賢能代茲重

地、臣愚幸甚、 國是幸甚、等奉

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跡自明、照舊供

職、

御史宋師襄奏內言黃克纘多方卵翼盜寶之劉朝、得不死、感恩圖報、未幾而以戎政：內宣矣、毛士龍屢為杪參、合几中寢、劉朝切齒腐心、鄒輔忠秉杭獻對劉、何而以授匭劍篇矣、故左憲引言之

魏大中亦上疏陳辨、

上曰、大中新推吏垣、據奏心跡自明、着即到任、

臺臣袁化中、科臣甄淑、相繼上疏、爲左魏諸臣剖白、肯
報已有旨
大學士葉向高懇　恩允放疏曰、臣十八疏乞歸、同官擬
旨謂時艱　主憂責臣即去、于心何安、詞嚴義正、臣復何
辭、顧同官第知臣去之不安、而不知臣在此尸位素飡、一
籌莫展、一事難行、誤
君誤　國、遺恨無窮、其心之不安、更萬倍也、他人不知臣
之苦、同官獨不知乎、此不欲過加臣以負義無情之太語
使之不得善其去耳、臣前疏固云一切惡名悉嵜領受、遂
巳逆知其有此矣、臣受事多矣、罪戾如山、毋論其他、即如

大臣之識
大臣之度

科臣傅櫆所論內閣辦事監生汪文言實臣具疏題左光斗魏大中之善文言尚屬曖昧而臣之用文言則事迹甚明無可推托科臣以師生之誼不欲明參而微指固已及之臣所取罪之故當聽公評臣亦不敢爲辯以滋紛紜耿耿愚衷竊謂言官之訐奏紫不可開 駕帖之拿人漸不可長自此

旨一傳中外惶惶盡懷憂慮伏望

皇上蠲罪臣一人而稍寬其他干以釋宮府之嫌而消縉紳之禍其裨于世道良不小矣臣非萬萬决去不肯作此言是在

聖明詳加照察毋聽單詞如以臣爲非所宜言而重加之
罪臣亦甘之奉
聖旨時艱主憂元臣忍去同官即擬允朕即免聽卿心亦
何能安還望慨然回念即出輔理慰朕爲國留卿至意

此世道治亂人心邪正是非顛倒之大關頭也時逆璫羽翼已成內無有敢與之衡者環視外廷惟此耿耿數人人皆爲礙眼礙手羅之以去去而後可以惟吾所欲爲故借文言爲用而彼人適供其口實雖然無文言必且別尋題目另生事端奈何以此爲元輔尤乎

太僕寺卿王之寀奏言官誅賊甚明奉
聖旨
皇考實錄紀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自明何待

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國本不次擢用心跡昭然不必
辨
大理寺少卿范濟世請遵
先帝遺命封李選侍為妃
上曰朕體
皇考遺意選侍入禁禮侍供膳有加
累朝家法具存加封自有時制且朕未嘗冊立何云太子
停封其原住宮燬根因自明何疑人謀見住慈慶宮何
云一號殿范濟世誕妄要名或有受人指授情節着回將
話來

川西之大將士之殺倘有一婦人衆服明由顯効死力人夫寧不羞死

四川總兵秦良玉以撫臣王三善被難弟秦明屏戰歿侄佐明祚明突圍重傷因上疏言仇不共戴義難苟安懇乞

聖明再憐血戰優升忠義大振

天威盡殄醜類以拔生陷以慰死䰟

上壯之。命急議賠䘏而并徵其兵

遣情畢然稱痛快矣

禮科劉懋民生疏曰臣祖父治農伏處民間至臣始起家進士任縣令五載蒙

聖恩拔授諫垣俾得有言夫縣官止知有民事耳敢以小民今昔之形與吏治汚隆之故為

皇上陳之臣憶職束髮時適當

皇祖中運礦稅正行閭里已空然而勤痒之家猶留未盡之蓄婚尚有奩整尚有木歲時伏臘尚有斗酒慰勞徵逐豈至于今自一二富室外婚多野合葬多土培自五歲兒童至七旬老人窮日力作經營愁苦面目樵黑半菽不飽且也催征浩酷罪逋網密叫囂乎東西破突乎南北曾無寧日一值凶災壯者迸奴他鄉老者弃稚子溝中飽鳶魚之腹矣夫亦有面目有心血張口無食抱臂無衣妻怨于室子涕于懷吏催逼于門外無生人之樂而茸心待奴豈人皆大賢乎前年膠鄉延綏之驚烽火傳于會省官府戒嚴小民恬不爲意且蹙額曰幾時得來了了這苦罷人只

愚奈何語
村亂也

此疏自作聰明偷鈴掩耳而不知人已揭其肺肝矣受用有盡

幸無登呼者耳何怪乎齊魯徐淮之㗭聚頑有徒也臣又

記

皇祖時官方漸壞法紀猶存雖有貪官褒貲歸家潛匿別所俟夜搬回猶然有顧畏名義之念漸而攫金不見人漸而誇厚實務多貲矣始猶在武夫王官佐二雜流與日暮途窮之輩今且移之州縣正官以上毋見新官到任騁材炫能先出告示幾張逐出詞狀幾紙矯說仁言虛立清名迨三五日後本色立見塗面喪心大肆貪求征收有羨餘又有額外之征罰贖有加耗又有法外之罰扣差役工食月貲牌票紙劄所站價坐派里甲行戶無物不取卻一錢

惡名無窮
何苦如是

不給市稅私給行帖又帖上加銀官貪而官之下尚有吏書有門皂兵快里甲若而人若曹豈皆廉潔上越取其一下恣取其十民有三兩銀不能完一兩鞭坐一罪而傾百金之產者在在敲骨日日吮血奈之何不窮且盜也臣非敢揣州縣官盡如此也每見官滿還家除在籍在匣不筭外甲第連云膏田連阡動以千百計斯豈盡積俸得來且也過客有費考成有費朝

京有費獎荐遷轉有費上下交際有費每一上官每歲四節每節除下程外大幣八小幣十二應費若干三五上官應費又若干三分應酧七分處橐又約不下幾千金安在非百姓之骨血也雖曰彈壓

有撫臣矣巡察有按臣矣劾參拿問追贓法甚嚴矣顧撫臣越在千里不能以一人耳目周遍一省按臣一年一撫又不能以一日耳目細察多官勢不得不借聞報于道府該道府果留心民隱著意官評民情有苦樂一日可見民口有是非一問可知即臣適者奉　命入　都一日之站凡經過州縣大略可得總計府屬多者不過三十縣府連佐貳少亦不下四五員經年所耳目朝夕所訪聞何貪何廉何昏何明豈不明知無奈有昏昏不可問者臣姑以所目聞者質之昔雲南有一州守具弊送該府內有金盃二副該府難之州應曰老大人認此當金非也敝省原有此

等銅連工價每副不過一錢六分倘不弃菲姑留以送鄉親府笑而收之又應天有一府守行文于合屬曰交際禮所不廢但各屬多備本府不收則虛費無益自今約為規則大幣正二小幣正四在各屬少幣易辦在本府有收無幾夫大幣二不過十金小幣四非五十金不可此兩官者人述其事不稱其名臣猶不敢盡信若不才有司自知贓穢滿身時懼雷火燒體私餽賂投往往有之夫上官臨下正懲剛腸做出鐵面與一切杀以重斷又何處別覔鼻孔正色直指乎是以小民有貪狼猙豺之恨司評或有威鳳祥麟之褒臣不敢謂道府盡其期也民生多悲禍亂將作

果此邑皆鸞鳳之棲、寧閭里有鴟鴞之張。恐賢者亦無辨于人言矣。職謂開報州縣、達坐府道、不如經以開之。虛實註道府之賢否。凡道府廳開報州縣賢否、不必四六、亦不必關白。每州縣各另置一手冊、爲月報、開列本官貪廉、昏明事件。密送撫按、一月一冊、司道府廳供准此。撫按各密收一冊。至巡歷之日、即照冊開面詰。果與冊開合。贓少者戒飭如法。贓多者參拿究追。若別有所訪、他有所犯、與冊開不合、則開者之貪昏、亦自可知。即于開者名下、定注貪昏二字。一體罷斥。至劾薦兩本、撫按不必會稿、亦不必另取考語、各就冊開者、撮爲散文、具疏。就中間或有異同、不

妨于與同中查考賢否的當。若劾薦人數。薦者止于舊額。劾者不妨倍加。蓋今日吏治。貪者十七。廉者十三。即倍加猶不能盡也。臣聞淡雲薄霧。微噓可捲。若積陰沉曀。非迅雷疾風。不可易掃。此正迅雷疾風之時也。臣又嘗語臣鄉先年有張御史。臣又不記其名。巡歷之前。單騎赴郡。親訪官評。比考察之日。賢者獎之。不肖者責之。甚者趕逐之。若司道府屬。當面究詰。不少假貸。一時任事諸臣。大法小廉。風清弊絕。稱一時名御史。今巡方諸使。執斧行郡。俱稱表表風力。豈不安民善事。若吏治得人。此輩一縣官縛之有餘。似不必煩繡斧之斥正也。臣目睹甚真。痛心甚切。顧與

諸臣共破情面拯此危急不覺其言之贅且聱矣伏惟

聖明　垂察施行

要領之政閎切之論試一實施實行之而其効當必有速于所言者

係是實政

五月庚午

刑部尚書喬允升廣教化以省刑罰疏曰

皇上　聖德日新

御極以來加與天下更始停刑之

青疑下矜恤之

詔再頒捐　帑金以舒物力節財用以蘇民困奸宄而赦其黨與奸細而寬其株連即如天好生之仁不過是矣宜民之有耻且格願須臾無欸以覩化而何犯法者之衆也爰昔日奏斷獄日多雨血猶腥而桁楊接踵藁街未淨而枷楔盈庭臣等職在法司凜凜奉三尺以從事求其生而

不得弗勝哀矜矣然每至論議嘗相戚悽慘太息曰有是哉蚩蚩者閔不畏死一至于此又竊嘆

皇上好生之仁而民乃自輕其生而輕犯法是臣等奉職無狀以致

主德之未洽于民心與抑皆有司不能推廣德意弘敷教化之所致也臣請悉言之今天下州縣長吏名曰如保又曰父母于民最親于澤最爲易下乃賢者視官如傳舍計日遷去漫不以民情爲事迂視教化不屑務不肖者賤民以自殖征斂吸其膏髓箠楚若其肌膚虎冠而縱爪牙于鷹犬兎跋而猶山雉于網羅善良莫必其命奸宄誘引爲

慕保賢

官皆足知

任事

大可嘆

標本之間
不可不辨

非陳其共樂生之心遂趨其必死之路而僥倖于或然之
刑跳越于遁逃之間以是鹿宗倡亂叛惡黨戕縣令家僮
（部事）（南京應天府事）（長興縣事）
戕本主其他殺人亂命潢池綠林逋術大都往往見告臣
等嘗反覆思維教化衰而民心離以故法愈密而犯愈衆
為今之計欲為轉移化導之機易風移俗之舉願
皇上頒布
明詔刑刻大字榜文編行天下曰
祖宗德澤養育二百餘年恩至渥也奈何甘心從逆以自
速其死亡又曰我
皇上

滇汗中命　王人吉事　並鄉約保甲法從有良法美意大有不刊官年常行之久而世道人心月擢澆運動范蕩妙而漸聖神功化以爲迂腐

聖明在宥。千古無兩。覓大之
詔。無歲不下。裁減方物。豈止數萬。第深山窮谷。不盡知也。
有司匿不以　聞也。合無重
勑下各省直撫按。下之司道各府州縣宣揚
德意。俾無屯膏。至鄉約保甲二法。我
太祖高皇帝易海內治萬世之要訣也。合無隨里隨地各
定約所。爲邑長者。親詣講解
聖諭六言。及孝順事實。爲善陰隲等書。以發其良心。而熟
玩其耳目。又于鄉約之中。嚴保甲之法。清查戶口。稽核生
理。一切流棍奸宄之輩。自無所容。蓋有鄉約以開道。而親

冊子所從
學可做此
也

上亦長之心與有保甲以稽核而比閭族黨之中聯農民
不輕弃其鄉而亂民相勸以為善成法具在今保甲非不
月
部之行而虛文相應未見實稽實查鄉約豈不稱善而假
公濟私托以問刑告密非法之不善也乃有司奉行者之
不實也誠使有司着實舉行勿為故事毋月記善惡于簿
報之郡長提綱即以鄉甲二事為縣令奏績之最上之監
司而達撫按如此大家提撥日論而月醒而又寫撫字于
催科[illegible]激揚將見
聖德日洽民心日固昔漢下尺一之詔而越王佗稱臣奉

貢、唐遣黜陟大使分行天下、而百姓又安吐蕃入貢、況
皇上廣布教化覃敷普天率土上下同心中外一體即奴
酋安酣闘之、將畏威懷德稽顙之、恐後矣、
刑科給事中傅櫆疏參科臣魏大中大中疏奏有到任供
職之
旨大中于本月二十六日到任訖忽二十八日鴻臚寺面
恩起數奉
聖旨魏大中傅櫆互參事情尚未明結何得到任面
恩以後有這等的鴻臚寺不得開寫朝儀起數櫆上言夫
朝儀報單從來未有

旨意此

旨之自中出無疑也臣一見之不勝驚愕益

朝廷下諸司章

疏以票擬付之閣臣則外廷之耳目不惑以酌處付之部

院則一人之喜怒不私若

天威之嚴重輒從內降以傳宣而異命之更張不由章

奏以寄發則不惟閣臣部院皆爲虛設人將揣摩于不可

知之地以爲左右之人或借

皇上之威靈以爲所欲爲遂致是非可以違心僉壬因而

益肆臣又安得不以忠

君愛益國之公憤轉爲防微杜漸之隱憂乎且大中小臣也奉　旨未有不到任到任未有不商　恩者乃明旨忽二忽三令　朝端且疑且駭至大中之進退與微臣之論列俱未曉然明允于天下當盛明之世見非常之事此微臣之所大恐也不特此也即如汪文言者以亡命之黠作逆天之奸何可倖從寬政然刑章未付之司敗訊語徒恣其游移而么麽凂瀆縱騎皇上復兩勅該司雖本犯罪固應刑其如王言之體何哉臣　非敢爲大中等解也特職眞恐嗣邪之

徑爲害不小故視同官之訐猶輕今見旁稱之論多云
大故較
殿上之爭更急不然淩假而內批可罷淩假而墨勅可封
雖大中非其人
聖世無其事獨是近臣因不測以市私將忠臣避
中旨而舞口前有說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天下事尚可
言哉伏乞
皇上驤然遠覽明還閣部之權特重
絲綸之體庶　雷霆之斷天地之公並運而盛治有光
國是可定矣

斯時也玄黃之戰方深而
中涔之旨忽出稅首疏規正其意甚厚其言甚公乃人
卒不能無疑焉中外之線宗已通故疾呼而疾應邪逆
黨欲闊勞而無端故乘此以挑其鬪而陰左其祖耶或
一時迫于私情而究竟擢乎清議姑以此衆文其非耶
邪以舉動乖外人窺其微我不言而人將叢射何不先
發以蓋騎墻之態耶試叩
其隱當必有起而應之者

欽定各省主考福建簡討顧錫疇兵科黃承業四川主事
劉徐祐評事馬之陛廣東兵部主事吳時亮中書鄭師稷
廣西戶部主事林肇開工部主事王廷柄

福寧州軍變

變起于倉官林廷柱之盜竊軍儲怨聲于州同徐土[illegible]
之受賂衰闒王州守又承佐試而不為之新解[illegible]
羅流民張天錫王一綱等擁眾而起寄[illegible]開城府官[illegible]
更遍署搶旗拆屋許州城門閉塞者十有三日守道朱

裒生往視曉諭解散
旋就寧謐眞幸也夫

以許顯純掌北鎮撫司理刑

兵科董承業請預備將才大約以途不當拘肘不可望官不宜各可謂知要矣。

戶部尚書李宗延左侍郎柳佐大理寺添註少卿呂大倫、太常寺添註少卿薛大中光祿寺添註少卿李本固、太僕少卿黃運泰公疏請

勅史館將今任戶部左侍郎前任工科林熙春疏救言官始末備收　實錄并乞

欽賜馳驛　詔該省撫按有司歲時優禮以彰

朝廷優崇忠直舊臣之意。

萬曆二十三年冬值

神祖籍没張誠文炳庵時怒譴言官三十四人一時

聖威不測大學士陳于陛疏救而各官降兼職矣已而

尚書孫丕揚等疏救而各官削爲民矣宗之更等微服前

歸其親長安右項禹臺之間幾于晝閉侍從繡斧之班

相爲吞聲獨工科林熙春御史馬經綸疏交救三臣義

憤申救悉遭貶

斥士論榮之。

內閣傳出戶兵工三部

聖諭諭內閣朕覽登萊巡撫袁可立奏報准平遼總兵毛

文龍揭前事爲是獲活夷斬獲首級得獲達馬夷器等件

功雖微小實挫賊鋒其復遼之機端在斯乎朕心豈不嘉

悅其呈稱奴酋親信奸人李茂隆盡謀商議欲以斯買酉

虜，更挾旂憶借路潘家口等處，進攻謀逆，朕思奴酋所謀，其意不小，更甚于昔也，倘狂逞長驅，其害非淺，是以朕不無東顧之憂，卿等傳出兵部作速馬上差人前去，傳與樞輔總督鎮巡等官，詳計塘報，作何料理，作何策應，籌畫周全，務保無虞，其沿邊各路，并東征將士，俱要防禦謹慎，併及各隘口守把將官，切要晝夜不時防守，盤詰出入，進貢夷人，其中恐有奸細夾帶情形，仍傳與戶工二部，并兵部將遼餉等官，詳確毛帥，如果缺糧缺器，真情并撥船及應用器械，一併速發解去軍前應用，不得遲滯，有悞軍機，責有歸焉，特諭

奇出于謝也於鄒公而并有以知黃公

御史黃尊素奏曰　臣聞古道之不可行于今也以奔競日開逢迎日熱如流斯下莫有底極於此有一人焉踽踽凉凉信心孤往而偶遭獨知則世反訝其從得之自而必曰之曰怪物曰不祥如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是焉維璉謂可一事迄今紛紛未有已時臣以維璉為臣師不欲有言而竊嘆古道之難行又懼公是之漸泯則義不能已于言夫維璉之入銓也正值公道昭明之後而又遭冢臣破格之時如其不賢也則源頭必不清楚而既已知其為賢也則水石原自分明今之疑維璉者不過重視吏部小視當世而以為此物豈無因而至哉又或者深視當事過覓

其人好斯道易名術

維璉而以爲此物必有爲而設也夫不知維璉生平大節原拱冠以救賢子儕之賢而不肯從撫臺而羅織敢徼以阮哀一驥之詞而不肯附臨司而獻媚寧失老選而勿受有力之招呼寧忤權貴而忽恐妖人之朋比其心爲已置一官于度外而進退何不了了且維璉猶與鄉人共立也昔之當路爲邪誘之而不入其籬落今之清議指賢詆之而亦不屑其爾汝居嘗述蘇軾之言曰假使今日果損何如少年今王安石以求進哉則其骯髒自孔勁骨不磨亦足曉然表見于天下矣其同事而知維璉者爲鄭三俊周順昌方震孺趙將用諸人其有覿面并未面而知維璉者

亂其其時欣投恭卷

所過便可定品

爲李邢華朱吾弼鄭宗周解學龍諸人夫取友端則其人必端維璉之一身生平益足自信矣臣思中外多故無一足恃設有人焉居不求蔽風雨食不求供朝夕孜孜職業隨地表見在兵曹不受武弁一毫在吏部亦誓不受外吏一抔減得此等人布滿中外平居不惜緩急有賴

皇上以爲祥乎恠乎優奉

嚴旨　勅使到任維璉一介小臣似無容別議然臣復思之

朝廷所以用人者使之得展手足耳維璉以落落寡合之身當寵辱交加之後悄悄憂心豈曰無之于此而或出參

語或出熱語若有意若無意令人照顧局中則氣短而傷性事外則神分出不成出處不成處不亦困維璉而重負國恩乎夫維璉一身不足惜憲臣求去矣科臣杜門矣今冢臣又請告矣以一人之入銓而名賢半不安其位古道之不可行于今如此也伏祈

皇上特

勅冢臣視事主持古道勿淆羣議勿介小嫌使維璉進退有據不爲維咎并

勅大小臣工虛心公體無猜無疑則仁賢不至隕亡而邦

家亦可無殄瘁焉耳矣。

大學士葉向高乞歸已二十一疏未　允復上言臣奉

旨責臣以主持

國是平章議論臣三載于茲有何

國是力能主持有何議論力能平章他人不知

皇上獨不知之乎

皇上知之而尤以此責臣則

明旨爲不信矣想同官諸臣票擬全非非

皇上意也則同官諸臣亦豈不知其不能平章主持而以

此誤天下耶臣一[illegible]

旨惶愧無地汗流浹踵正草疏申請忽見南道黃一揭帖名為留臣而其大指乃直攻講臣錢象坤慮臣去象坤且入閣臣愈駭愈懼愈不得不去象坤在詞林與臣相處日久共事春闈旋入講幄毫無閒言士大夫之習象坤行多稱其清修恬淨居鄉居官素無非議

皇上頃在

講筵面諭閣臣諭留象坤臣方喜象坤之得蒙殊知面言者之說若以臣與象坤薰蕕花素之不相入是象坤為君子而臣為小人矣其于

聖言亦大相左矣臣不知甚臣何所聞遽形之章奏以重

臣之罪也且枚卜大典自有公評亦何庸如是之過計乎
公輔又謂臣去而在
天之靈無不震怒武夷山靈亦爲拂然其責臣甚正然臣
復思之人臣惟欺
君誤　國貪權固位只圖一身富貴不顧萬世是非乃爲
神靈所譴怒覆載所不容若臣先該備員立心行事皆
二帝所鑒知今以年老才盡力窮不得已而去使
二帝而在其怜而允之也必不待今日矣古有北山移文
托于山靈以嘲出山者耳未聞惟人之還山也臣自知其
不能若復浮沉不去他日敗壞決裂非但無辭于山靈亦

天災流行
無人不染
此病能免
此者必斯

無而日見鄉邦之父老臣爲此恐懼而求去不虞臺臣以
此而見責之也年來人情分開一起一復互相猜防以臣
持論稍平故其欲留之以彌縫調劑于其間不恐世路如
水微風鼓之而生波疾風激之成浪使欲水之平者當息
其風今日之風未波浪之作卽馮夷海若亦縮手而莫知
爲計矣自漢唐宋以來一有此釁便與
國家相終始中間經多少賢人君子費盡心力不能消彌
至使人主歎息謂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要其病根
所在只是爭官競進一意牢不可破日甚一日歲甚一歲
舉天下士大夫無智愚賢不肖精神命脉皆歸併于此而

內足自圖而不受除賜之慮者矣

庶難爲之勢與易爲之日絕然不同調停論來只救得一半

死公然講說無所畏避行不遂意則怨謗橫生觀此景象

彌利

令人轉思昏夜乞哀者比今爲高臣無拔毛洗髓之術以

蕩滌更換其肺腸能以一空言而除歷代所不能除之禍

要乎使臣得脫然而去天下人或以愚鈍如臣尚頗知足

止之義萬一或有所感動而少抑其躁兢之心其于世道

士風未必無小補是臣去賢于留也臣往者留勸士大夫

同心報

國勿作異同忌者罪臣以調停攻之使去者欲去臣以便

其驅除今欲留臣以防其患害愁皆矢口而談全不設身

而處而留臣者其困臣更甚臣見此　疏時刻難俟伏乞

皇上卽傳

乞放臣歸而蒙試于山靈或卽死而請罪于

二帝皆不敢辭

禁私鑄

科道周之綱許譽卿劉廷佐交章請勿輕用立枷

嚴朝覲官員科斂餽送之禁

叙黔中解圍復城土司各官功次奏良玉馬祥麟銀二十兩大紅紵絲表裡秦翼明秦拱明銀二十兩遇參游缺推用其餘將士冉天胤等陞賞有差

廕馬德澧子馬嘉植入監讀書以功在國本也

廕田爾耕子錦衣衛百户

以緝捕人命一起

便受世廕易哉

命計部速發黔餉

京師旱

舊將李懷信病故議給恤典

貴州總兵張彥芳病故

加魏忠賢原廕姪男一人二級仍給銀幣

以其有緝獲盜使各犯及冒官假職也大約

是年四五月後恩廕游加令人不可意度

賜石有恒太僕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徐可行湖州通

判丁元薦吏部優擢

浙江撫臣□奏用盜靴石知縣索印索庫銀俱不可
得執之而行不肯離縣門一步延頸以死及入其署僅
得俸銀二兩葛布一端流亦相顧驚嘆真至好官
嗚呼臨難不苟與邑相殉勁節精忠於昭日月

部院會議黔撫按道互奏疏揭論定具復

貴州巡按令陞太僕寺少卿史永安、
題參提學僉事劉錫玄、本
聖旨劉錫玄着從公議奏史永安不必引咎着前來供
職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提學今陞參政未任
今役劉錫玄奏為微臣被留按臣太切論劾臣罪太
辭不得不列款控辯伏乞
聖旨嚴勅根究的確情罪以正
國法紀以明微臣心跡事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巡撫回籍養病李
橒奏為辯明心迹以質公論以候
聖裁事奉
聖旨李橒既以城守功陞擢公論自明黔事尚未勘叙
遼所參一併查議具復該部知道欽此又該原任貴州
巡按新陞太常寺卿史永安□奏為學臣徹淡肆誣瀆

崇說議敢逐句駁參以質公論以祈
乾斷事奉
聖旨該部院從公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吏部會同都察
院看得黔陽之危撫按學臣歃血誓天效死捍禦卒保
危城以還
國家豈非同功一體之人哉而後何以隙末鮮終若此
也則起于關與疑耳危關門疑入疑復因關生展轉相
尋于是弘張載思之事成而穡鉞投抒之陰深而不可
除矣臣請畧制其大名按臣之察學臣重在獄城責路
一事而學臣之岸按臣中在按留按臣一事大嘗亮城
之敗績也按臣史采安欲發部討嵩運清出往祈添平
越催兵餘而懼其不能濟方欲出也遣往擠催心臣告
氣旄壯此正英雄懷悅所罰學按剖釣玄額塞人古以
爲按臣真有去志票稿振留遣矣陀控許以用民人退
大錫亥隱難不遵消度支抒咲太不竭焦穴乞生呼吸
之際安有點貨之念頭即去欲獲撫按出城然自請留
坟作所待死有此一諒亦是表其心之無他矣嬰城貴
訟陷河院而自命生亦按臣誅直之蔭耳而非實宦錫
支有此事也耳此亦不類傷玄之本色至如撫臣李杌
苦態愁狀安心死難亦豈真有還

看陞樞公
樞密

國圖存之意而大奇錫玄之策之事成
與辦自訓公論自定大熟慈并剪理湖并後北交構以
開北隙遂使三臣始相妒嫉相攻學臣附而搆使按臣
按臣又安得不
疏參學臣并侵撫臣哉今合三臣而論永安雖有大畧
起遠自覬可以立鬼朔而光復月金城之功實爲第一
即錫玄言語之小過難沒其公忠之大節李槎以被論
之總臣抗大難于方熾可謂赤手而收桑榆矣即近有論
以金谿之說爲言者然臣謂北大難萬死一生從前環
撿但可恕況乎歸來必盡其職傳曰記人之功忘人
之過書曰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此足爲李槎斷案矣史
永安亟宜不次大用以究厥抱錫玄亦宜優叙以酬
厥勞李槎業已加銜示優還起用以爲人臣當難之勸

不惟爲國家根本計爲桑梓鈞彈計老成深慮可準可推

六月辛未

吏科許譽卿上言東南浙直之交狡猾輩以恫喝行人財而富家見卒多惑狂不撿大言易信而務外不根之人易投實非有斬竿揭木之勢也比于盜賊死可比于奸男子死可死如其法人固無怨罪如其人人亦不驚如指龍華蛇山名色必欲一網以包羅之恐江淮吳越之間愚者駭智者疑弱者懦勇者譁人無樂生之心而岌岌有累卵之勢此今日之大患也益刻核之流以株連爲利穴羅織之吏以鉤鉅爲功名嗟乎天下豈堪再擾耶夫民未亂而喜事者恐其不亂及其亂形見而束手無可奈何安若靜治

前山竹齋
東海波何
虎山幼獨
公後伐丹

不擾為得業也。

兵科章允儒請核外地之兵餉裁內地之

恩餉二者真救時急劑、

御史張鏻言人臣職業當盡大要在止躁就明職掌嚴甄

別。

樞輔孫承宗進呈車營圖冊

上嘉其為壯猷成畫。

魏廣微顧秉謙朱國楨朱延禧入閣

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為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孔

此疏精忠直節可稱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在內廷祗供

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循謹奉法爲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劉瑾其人

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

朝常罔上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兵科都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今若長禍不言是臣負忠義初心以負皇上起臣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摭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欵爲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亡賴人耳中年淨身貪入內地

非能通文理自著書司禮起家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顧名思義忠不敢爲奸

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而敢爲

大奸大惡以亂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静心參酌權無旁分

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

而僞誰與辯之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嚷政事之堂

幾成鬨市至有徑自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紙

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問。害豈眇小。以致閣臣鬱悶堅意
求去。壞
祖宗二百年來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
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
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議后封以清宮禁、
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 進藥之間、普天實有隱

恨桃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愼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
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
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于護黨氣毆
聖母　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何親于亂賊
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劍之老臣大罪三也
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
爲司徒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于堂廨而迫之去
一則與沈㴶交搆陷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
顧于善類善附之人破格擢用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

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愼
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是眞欲門生宰相乎妄顧
金甌之覆字圖作貂坐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常北少宰推皆點陪二蔡枚卜點陪之案
一覆借用羽翼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
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
謙徐大相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與竟既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
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貞靜仰上
龍注忠賢　恐其露已驕橫權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
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
猶一一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
以抗不附已囑其私比捏無喜嬌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月孫妃喜在、安知不爲堯册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

中宮有娠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

皇上亦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成劫之

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致君堯舜
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
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
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仇王安而
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肯為忠義者其
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二也因

而欲廣頌者。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樹怨。欲恨吞聲。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勅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麄。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

設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
猶借曰禁平人開税也良鄉生員章士魁郎有他罪自有
提學乃以爭煤窯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盜長
陵一坏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礦大罪
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
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黒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
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衿赤璧
之氣先結于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不無怨恫大罪十
六也未也且明懸監梼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

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陞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升致士樸卒困頓以去、于以成中官之尊大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且將刪羅織之毒于縉紳矣、非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言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于是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大障日之手于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

任巳奉

明旨、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章又再

褻

王言幾成解組無論玩弄言官于股掌而煌煌天語提起

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非

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

野子傳應星等爲之招搖引納陳禄爲之鼓舌播弄羅教爲

之投匭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知

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周文之獄刋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僭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廠未靖內外羣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過城下忠賢因爲奴酋首功之主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爲郿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不蓄內兵即四衛之役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沈漼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

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虜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毋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逆宦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一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鐵騎之族擁如雲蟒玉之趨隨耀日驚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進拔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獻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視爲何如人想亦根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蓋寵極則驕恩多成

皆罪而從逆璫者遂好非勝公之心也

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請死且閒進有傲色退有怨言、
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可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斷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賢之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擯者擯左右既畏而不敢言

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

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投附枝葉或倚托

門墻或谷揭居停或投身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

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

見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 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

而遮飾其回裏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不

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

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
奏之旨以覺
皇上爲若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意旨票擬必忠賢到始敢發批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忽漫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尊于忠賢耶否耶每思至此尚爲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

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猶在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猶加之恩而忠賢愍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如此毒心辣手殭橫已不能爲下意狠不肯容人即普天同載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進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愛么麽小醜令中外大小俱坐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

職在兵科時曾恭及進忠名在

御前葢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向邇不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悠游姑息再念隨侍舊人容氏又或從旁巧爲營解不即加處治小不恐亂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名待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而使宦者不得典兵預餉雖欲爲亂其可

得乎今此宦者雖專蔽日久不可姑息决然去之所以懲
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况忠賢欺
君無上罪著惡盈豈容富所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逐款嚴訊考歷
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之違
祖宗法壞
朝廷事告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并

勑令居外以全恩施無復令其厚毒于

宮中。其傳應星陳居恭傅櫆敕着法司正罪然後布告天下並其狀示

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禁已嚴，如此天意勿回，人心勿悅，

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知此

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能容臣然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

賢以不悞

皇上堯舜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以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已畢死且不恨。惟鑒臣一點血誠。

仰

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夕兢兢謹守　祖宗成法惟恐失

墮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

十未得一二這本　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未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幷裕妃事情宮壼嚴密況無指

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懸臆結

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被論回

籍超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

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

務要修飭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

該部知道

先是漣疏入逆璫持之不下佯辭廠乞罷而旋矯

温綸慰留乃徐下

旨責漣一時臣工無不義憤于是科道則有魏大中

陳良訓化中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方大任劉芳劉廷

宣許譽卿壯喻思恂胡永順胡良機朱大典陳奇瑜

瞿學程熊奮渭劉之待段國璋霍守典甄淑孫紹統周汝

弼吳弘業劉其忠陳熙昌劉懋王政新李先春潘士良謝

奇學胡士奇劉朴楊王珂劉先春　南科道徐憲卿趙應

期等兵部尚書趙彥。詹事翁正春。太常胡世賞太僕朱欽相　撫寧侯朱國弼、南公疏兵部尚書陳道亨等先後申疏。或專或合。無不危悚激切。而總受抑于暢灶之奸一高下其手而得罪之輕重攸分矣如朱吾弼則以激聒削奪停祿五年復嚴究其代筆書寫人役比之詆責停俸者更爲慘矣、

時有陝思恭等業已被諸疏明參乃亦反戈糾論鬼蜮心腸不知其何見也黄尊素劾之最快、

御史袁化中上言忠賢之惡外廷久知之特皇上未之知耳惟皇上未之知故忠賢猶有畏心時而爲小忠小信以結權

頭而已露勢必决裂

危言微語無不寫出

今憲臣明明告之

皇上矣。

皇上即念潛邸微勞，未必不貸忠賢以不死，而忠賢則日日自懼一死，懼死之念愈深，將免死之術愈攻，其狗黨狐羣或憂禍之心轉迫，將挺而走險，徑失身失足，隨其中者將騎虎之勢難下，教猱以升職，恐横擋之毒不在縉紳而在

皇上矣。

皇上明聖，試思深宮大廷之內，何可使多疑多懼之人，日侍左右而不急爲之處分也

昔馮保在
神宗初年豈遽逞不軌只以威權日重黨附日多不肯回
頭。後
神祖春秋漸盛太阿獨持保遂殞其身命今忠賢事正與
保類。若不及今嚴爲裁抑。恐形迹不避而罪惡貫盈直至
事敗
皇上卽欲全忠賢而不得忠賢求如保之下場亦不可得
也職等願
皇上早節之也或做王安例置之南海子粤室或做盧受
例置之鳳陽

祖陵、生殺予奪皆
聖恩也、即忠賢自爲計、今年已邁矣。富貴極矣、亦當叩頭
泣
請退居田里而後已。不然、夜照鏡明。覧魂累累。執簿相索
忠賢將何以逃乎。至傅應星等仍付法司、快
朝野之心、以洩神人之憤、端在此乎、職等無任激切之至
時言者四起、已成騎虎之勢、葉元輔意主調劑、謂諷忠
賢退而諸議息矣、且望其遷善改過、使立召王紀文震
孟諸臣、復其原職以著維新意、亦善矣、而孰虞忠賢之
決不能從也、說者不無歸咎于閣臣持之不力、不知章
疏
留中、旨不下閣票擬、徒以一揭再揭數請、忠賢根蒂盤
固能遠逐之使去耶、然則聽其必趨之勢、相與束手而
受其禁乎、此際在閣部大臣宜用術用權、在廷事諸臣

宜用膺用氣何誹權術彼刑餘之流亦有骨肉心腹其
中豈無一二人知禍福利害者當勢激理禁使了然
感福易盡災虐必窮私智有限公論難沉性命攸關何
可不念彼脅卽臨終罔悟清夜一思當必汗下翠然而
顧其身家必翠然而思所以保身家之計不出于求退
悔過之二道亦何途之從也昔日爭 國本諸公有以
利害感動鄭戚而得出勸 貴妃明告
神廟卒定大計者可倣也何謂聯氣勢然臣削矣部臣斃
矣中心惴惴或賁志以沒或旁蹊而求總不可知勢分
力孤日久變生大事去矣諸君明而熟於計者有不思
諸疏已入彼且拔其言而徐處之一網立盡耳不見
世廟初議大禮楊愼等號闕平闕長號累日者乎使諸
公合志死諍必得請而後已彼猶冀雖成亦慮乎公議
之不許衆王之相持此未可以力爭者也則有轉從之
意因其轉徙而大臣擬其權術以利導之易危為安低
項間耳然從來未有內外上下大小臣工之志氣謀議
不合不通而可以一二章疏弭
君側之大奸者試觀嚴嵩一外廷之狐鼠焦由董極力
撼之而未易動況忠賢乃大內之虎狼哉諸公易視疾
發內恃有情張之賢宦乎外恃有楊李之貞相乎持虎

字字出于忠孝為臣子不可一日不讀

不免偏亦殺運之宜爾

張低徊往事不無三嘆

工部屯田司郎中范煤　題爲

陵寢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敬申前疏仰祈

聖明立賜處分以謝

先帝以襄鉅典事盍聞之龍不可離夫淵虎不可離夫山

而

人主不可離夫權夫

人主有政權有利權政權一日不在

人主則德分囿池咸分出蘇而有尾大不掉之虞利權一

日不在

人主則竭澤而漁飛人而食而有毛將焉附之患由此言之是

人主之權臣下且毫不敢睥睨刑餘宦官乎哉竊見今太監魏忠賢性狡而貪膽粗而大口啣

天憲手握

王爵所好生毛羽所惡成瘡痍廕子廕至一世再世賞賜隸至千金萬金立枷士民斃至十數命驅逐大臣處置言官空至十數署是一切爵賞生殺予奪之權全不爲

皇上有而盡爲忠賢有矣

國側目鰓鰓然有不勝太阿倒持之憂焉幸天奪其魄神

職其奸，借靈于憲臣之首發，假手于九卿科道之交章。臣又何敢撫拾強爲附和，獨忠賢有大不忠于
先帝，而敢不一奏
先帝九天之靈；大不忠于
皇上，而敢不慰
皇上永思之孝，如盜利攢僎
陵工，爲通天第一大罪，而關切于臣之職掌者，尚未言及，敢隨諸臣後而爲
皇上陳之。夫忠賢固供
先帝之役者也，

皇上之寵忠賢亦以忠賢曾供役

先帝而愛

先帝因以愛

先帝之役者也忠賢旣爲

先帝之役宜當事

先帝之事忠賢旣受

皇上之寵更宜心

皇上之心試問

皇上之心有一刻不在

先帝之陵寢乎則爲陵工而用財是

皇上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極念也至搜財以急陵工之用

陵工之用又天下體

皇上昊天罔極之苦念也況

陵工原無須泒盼盼於外解而外解無至轉盼盼于事例

而事例又不多向承乏寶源局隨蒙升授祀司

陵工正其職也當 臣 在局時目擊銅錢匱乏因進局中人

等而問之曰有何術而得購銅入局乎咸言有內官監被

燬銅瓶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但一移之旦夕可至 臣 因

移文請發數日不發細細訪問乃知忠賢怒云外邊敢搯

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 臣 時憤激于中遂于三月二十八

日具疏特請查發廢銅到局鑄錢以濟
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
旨謂內庫銅器已有廢者何得再請
旨下之日而臣又以得代遂舉請銅一事置不復道孰相
問矣嗟嗟以無用之廢銅而鑄爲有用之錢以若大之工
程而操於若曹之取徵臣區區一念不可謂不周且追矣
而無如彌忠賢之忌而殺閣何也豈惟殺閣且併臣任事
四月若積稱秤錢得銀伍百七十餘兩報助
陵工亦無一語之及夫寶源局二百六十年來未有積報
不惟忠賢恨而先事後事亦譖
稱秤錢者有報之自臣始然臣夫豈好作破格事以要譽哉

因實見得庫藏之虛
陵工之際而循此一念急公之心耳亦以動後來當局者
急公之心哉從此積一金即可佐
國家一金之度支也又或從此積十金百金便可省民間
數十金數百金之加派也而別忠賢之見不及此也且忠
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願忠賢之名而思忠賢之
義乎試一繹其義政宜諒臣之心行臣之言清查各監盡
搜被廢銅器發局鼓鑄少濟
陵工急用令其工程益竣益妥
先帝之靈益慰

既操利權之機復借朝廷將何措之勢耶

皇上之孝。亦未必非一節之忠一事之賢。而必憂憂焉拘執不許專制不發哉。夫以忠賢珠玉盈筒。金銀滿屋。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似此破廢銅罷。無足入其目。當其心而亦必一手挐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挐定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最毒矣。臣益有以窺其微矣。臣猶記今三月詔

陵開工轉至小山玉泉山各工於過香山碧雲寺親見忠賢所營墳墓碑石崢嶸隧道深悶翁仲簪朝冠而環列羊虎接駝馬以森羅制作規模彷彿

陵寢且前列祠宇又前建佛堂藏題耀日蛛網懸星金碧

刺入心髓攸伉戚不能

輝煌冊璧照耀竭東南之物力冠西北之旃檀欲獻久之不覺拊膺而嘆曰何物么麽而敢于逞逆如此乎是何忍乎得無恣肆窮內故借僭窮外乎且快于糜費如此乎是何來乎得無取盡錙銖故用擲泥沙乎使忠賢果忠也果賢也必且以營坟墓之急轉而爲
先帝陵寢急必且以美梵剎之貲泰而爲
先帝陵寢貲乃鑿池豎坊柞木雷動布金施粟車載如流曾不聞一痛念
先帝之陵寢未完曾不聞一蒿目完
先帝陵寢之費無措即不痛念不蒿目而於 臣所

請發廠鑄錢一事僅僅一引手之勞便可立救
陵工萬分燃眉之急者能朝聞而夕從之朝查而夕發之
猶可以飾忠賢之僞而覆不忠不賢之真意如其攬天下
之政權以操天下之利權而罔知顧忌澈悉不以假人何

大抵

人主雖不可有利之心而不可無利之權有人敢作竊利
之權而始得遂專政之心利以政奪政以利專其究必至
于盡內廷之財而悖之出盡外廷之財而悖之入盡
內廷外廷之人而止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浸假而狐假虎威浸假而蠅噴龍毒

先朝王振劉瑾之禍可恐旨哉臣恭繹
皇上下諸臣疏奏
明旨大小臣工毋得瀆擾以沽名夫臣子事
君但知有
君可愛豈知有名可沽況此時忠賢被人彈射幾無完膚即
臣再爲論列亦後人而非先人名且無之沽於何有惟是
臣職在
陵工痛工程之垂成無期恨請發廢銅以協濟
陵工之前討有阻故不識忌諱再伸前疏伏乞
皇上俯念陵工之急總攬河閘之權

勅令該監盡撥廢銅發局鑄錢俟散夫匠給還料價將完

錢糧應手內外一心如是而

欽限十月內當不能完工以仰慰

皇上不信也仍祈

皇上大奮朝綱立寘忠賢盜利權悞

陵工之罪于以謝

先帝而快人心則 臣 之職掌盡即言出禍隨褫職歸田今

日亦可以報

皇上他日更可以見

先帝于地下矣臣不勝激切之至

參、

聖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府廢銅能幾、局中何人見知、高爆輕信奏請、前旨已明、今又僭言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激聒、好生狂悖無禮、著錦衣衛拏來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永不叙用、前後發過帑金、於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取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疏具奏、

閣臣葉向高工部尚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而爆旋斃矣

皇子薨、

貴州巡按陸獻明請

恤錄大方班師陣亡將吏

文臣同知方明棟梁恩泰進士田景猷知縣萬應奎補官楊思炎知縣陸從龍武將王達陳濟民李邦王建中王得勝董兆舜秦明屬藍補炎陳我謨冉有龍耿貝張要宗延齡尤正國蔣國用蔣應惠馬武羅天錫李紹忠韓事君劉象民羅承官曾思敬黃中和劉應龍陳高俞報國張倖楊鯨羅袍羅承寵劉仲時楊通張懷邦等

大雨雹

江南水災

杖汪文言為民

前巡按貴州御史議設監軍道於普安一帶地方彈壓控制又於盤江上下設一州官一遊擊統領防禦庶滇黔之氣脈通而恢復之成功不中委矣

上欲議封

光廟選侍傅氏、李氏、禮臣林堯俞奏謂

皇大妹婚期已近、皇八妹婚期尚遠、選侍李氏似不

宜封、況當

皇上登極之初、移宮之際、議論紛紜、封號一節、宜俟

皇八妹選婚之日另議、無庸汲汲為也、惟具

選侍傅氏封號上

請

上不聽、命一并舉行、

逮御史林汝翥、命杖之、削其秩、

時火者曹進傳國與等乘曹大之妻與郝大爭護服毒
身死進等二十餘人攻毀郝大王家牛臣之辜掠其財
物復向屍場用錐錐牛臣數百挾制司官冤無繇白申
報到道著研審根因曹大供出曹進傳國與等五人行
拘惟曹進到官顧管求免参
奏著輕恕之責以五十板比入贼而傅國與截之於途
惡曹不已著收之十鎖漸悔其非次月到官清渠亡匆
曹進劍著又藉懲之各以無厭[illegible]數日而為蕭縱彼又諸
借逆設講腐愁
逆狀并職之
肯下矣

兩粵從信錄卷之二十二